

★★★
JINGPIN
DUZHE

精读者

安悄然地离开了我的生活
因为我的心里装了满满的贤
贤在我的心底安静地笑着
然后轻声对我说
雪，你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孩



望着他的脸，我想哭的冲动像是决堤的河
因为这个男人让我想起贤
想起贤当初的那些

真真切切的关怀

而我知道，假设永远只是自欺欺人

所以哭泣的理由就显得
如此的理所当然

我喝着贤教给安做的
乌鸡莲子羹
眼泪开始滚滚而下

行者
编

不再爱你
假装
JIAZHUANG
BUZAI AINI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假装不再爱你

行者 编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假装不再爱你 / 行者编. — 北京 : 群言出版社,
2015.10

(精品读者)

ISBN 978-7-80256-918-8

I. ①假… II. ①行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1626 号

责任编辑: 张天放

封面设计: 丁 语

出版发行: 群言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(100006)

网 址: www.qypublish.com

自营网店: <https://qycbs.tmall.com> (天猫旗舰店)

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 (孔夫子旧书网)
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 (群言出版社官网)

电子信箱: qunyancbs@126.com

联系电话: 010-65267783 652638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170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6-918-8

定 价: 26.80 元



【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】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我会笑着忘记你

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 / 童心	002
我会笑着忘记你 / 黄泽华	009
离春天只有 20 公分的雪兔 / 李娟	012
马里亚纳海的爱情灯 / 影子	017
荷兰猪爱大米 / 酷酷狼	019
今生我给你个约定 / 苏芳	027
零下 20 度的爱情 / 叶枫	033

第二辑 假装不再爱你

巨蟹的泪滴落瓶中 / 忽然花开	036
绝代之恋 / 杨亚军	042

坏女孩丫头韩 / 西部阳光	047
寂寞让你更快乐 / 蓝色闪电	052
一世浪漫 / 王晓洁	055
假装不再爱你 / 轻风斜影	058
借你一辈子 / 河谷	065
寒冬里的爱情 / 孤风纪影	067
果冻心 / [美] 乔伊斯·姆勒 佚名 译	085

第三辑 分分秒秒的爱情

分分秒秒的爱情 / 雪小禅	089
爱情兽 / 慕春颜	092
抉择爱 / 王国军	095
等你在时间的尽头 / 慕春颜	096
奔跑在爱情的高速路上 / 罗宇	102
爱情特使 / 寒梅	107
病房里的感动 / 张燕梅	112
爱在深秋 / 刘光	115
超级玛莉的爱情故事 / 陈凌	120

第四辑 巴甘的蝴蝶

- 1000 枚硬币的天长地久 / 熊君 126
- 18 岁的爱情老师 / 杨舒 133
- 爱到痛得让我不敢再爱了 / E 时代人生 137
- 你是我心底最完美的缺陷 / 安宁 141
- 萍的泪，落在哪里 / 丁立梅 143
- 巴甘的蝴蝶 / 鲍尔吉·原野 146

第五辑 邮你的美满，我的幸福

- 平安夜见到的少女 / [美] 弗雷德里克·鲁米斯 汪新华 译 154
- 七颗安定 / 汤馨敏 158
- 妻子的恋人 / [印度] 佚名 冯国川 译 160
- 清凉透亮的溪流 / 李浅予 163
- 拿什么来挽救我的爱情 / 冰蓝酒 166
- 你的美满，我的幸福 / 巨英 176

暖心的故事 / 张丽钧 178

你和我，是两个爱的弧凑成的圆 / 碧连涛 180

第六辑 每一朵百合都要恋爱

跑过 17 岁夏夜的狐狸 / 檀小鱼 191

每一朵百合都要恋爱 / 丁盏合 194

那时花开花不语 / 凌霜降 200

那些青春的小残片 / 阿奇 204

美好的约定 / 叶欣 208

唯爱情由奢入俭难 / 陆小寒 210

守望爱情的野百合 / 郁离 214

第一辑
我会笑着忘记你



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

◆ 童 心

我是一个孤儿，也许是重男轻女的结果，也许是男欢女爱后不能负责的产物。是哲野把我捡回家的。那年他落实政策从农村回城，在车站的垃圾堆边看见我，一个漂亮的、安静的小女婴，许多人围着，他上前，那女婴对他粲然一笑。

他给了我一个家，还给了我一个美丽的名字，陶夭。后来他说，我当初那一笑，称得起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。

哲野的一生极其悲凄，他的父母都是归国的学者，却没有逃过那场文化浩劫，愤懑中双双弃世，哲野自然也不能幸免，发配农村，和相恋多年的女友劳燕分飞。他从此孑然一身，直到35岁回城时捡到我。我管哲野叫叔叔。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太多不愉快，只除掉一件事。

上学时，班上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骂我“野种”，我哭着回家，告诉哲野。第二天哲野特意接我放学，问那几个男生：谁说她是野种？小男生一见高大魁梧的哲野，都不敢出声。哲野冷笑：下次谁再这么说，让我听见的话，我揍扁他！有人嘀咕：她又不是你生的，就是野种。哲野牵着我的手回头笑：可是我比亲生女儿还宝贝她，不信哪个站出来给我看看，谁的衣服有她的漂亮？谁的鞋子、书包比她的好看？她每天早上喝牛奶吃面包，你们吃什么？小孩子们顿时气泄了。自此，再没有人骂过我是野种。大了以后，想

起这事，我总是失笑。我的生活较之一般孤儿，要幸运得多。

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书房。满屋子的书，明亮的大窗子下是哲野的书桌，有太阳的时候，他专注工作的轩昂侧影似一幅逆光的画。我总是自己找书看，找到了就窝在沙发上。隔一会儿，哲野会回头看我一眼，他的微笑，比冬日窗外的阳光更和煦。看累了，我就趴在他肩上，静静地看他画图撰文。他笑：长大了也做我这行？我撇嘴：才不要，晒得那么黑，脏也脏死了。啊，我忘了说，哲野是个建筑工程师。但风吹日晒一点也无损他的外表，他永远温雅洁净，风度翩翩。断断续续地，不是没有女人想进入哲野的生活。

我8岁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，哲野差点要和一个女人谈婚论嫁。那女人是老师，精明而漂亮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她，总觉得她那脸上的笑像贴上去的，哲野在，她对我笑得又甜又温柔，不在，那笑就变戏法似的不见了。我怕她。有天我在阳台上看图画书，她问：你的亲爹妈呢？一次也没有来看过你？我呆了，望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她啧啧了两声，又说：这孩子，傻，难怪他们不要你。我怔住了，忽然哲野铁青着脸走过来，牵起我的手，什么也不说就回了房间。

晚上我一个人闷在被子里哭。哲野走进来，抱着我说，不怕，天天不哭。后来就不再见那女的上我们家来了。再后来我听见哲野的好朋友邱非问他，怎么好好的又散了？哲野说，这女人心不正，娶了她，天天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

邱非说，你事实上是忘不了叶兰。8岁的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。大了后我知道，叶兰就是哲野当年的女朋友。

我们一直相依为命。哲野把一切都处理得很好，包括让我顺利健康地度过青春期。

我考上大学后，因学校离家很远，就住校，周末才回家。哲野有时会问我：有男朋友了吗？我总是笑笑不作声。学校里倒是有几个还算出色的男生总喜欢围着我转，但我一个也看不顺眼：甲倒是高大英俊，无奈成绩三流；乙功课不错，口才也甚佳，但外表实在普通；丙功课、相貌都好，气质却像个莽夫……我很少和男同学说话。在我的眼里，他们都幼稚肤浅，一在人前就等不及地想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，太着痕迹，失之稳重。

20岁生日那天，哲野送我的礼物是一枚红宝石的戒指。这类零星的首饰，哲野早就开始帮我买了，他的说法是：女孩子大了，需要几件像样的东西装饰。吃完饭他陪我逛商场，我喜欢什么，马上买下。

回校后，敏感的我发现同学们喜欢在背后议论我。我也不放在心上。因为自己的身世，已经习惯人家议论了。直到有天一个要好的女同学私下把我拉住：他们说你有年纪比你大好多的男朋友？我莫名其妙：谁说的？她说：据说有好几个人看见的，你跟他逛商场，亲热得很呢！你难怪看不上这些穷小子，原来是傍了个孔方兄！我略一思索，脸慢慢红起来，过一会儿笑道：他们误会了。我并没有解释。静静地坐着看书，脸上的热久久不散。

周末回家，照例大扫除。哲野的房间很干净，他常穿的一件羊毛衫搭在床沿上。那是件浅咖啡色的，樽领，买的时候原本看中的是件灰色鸡心领的，我挑了这件。当时哲野笑着说：好，就依你，看来小天天是嫌我老了，要我打扮得年轻点呢。我慢慢叠着那件衣服，微笑着想一些零碎的琐事。

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发现哲野的精神状态非常好，走路步履轻捷生风，偶尔还听见他哼一些歌，倒有点像我当年考上大学时的样子。我纳闷。星期五我就接到哲野的电话，要我早点回家，出去和他一起吃晚饭。

他刮了胡子换衣服。我狐疑：有人帮你介绍女朋友？哲野笑：我都老头



子了，还谈什么女朋友，是你邱叔叔，还有一个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，一会儿你叫她叶阿姨就行了。我知道，那一定是叶兰。路上哲野告诉我，前段时间通过邱非，他和叶兰联系上了，她丈夫几年前去世了，这次重见，感觉都可以，如果没有意外，他们准备结婚。我不经心地应着，渐渐觉得脚冷起来，慢慢地往上蔓延。到了饭店，我很客观地打量着叶兰：微胖，但并不臃肿，眉宇间尚有几分年轻时的风韵，和同年龄的女人相比，她无疑还是有优势的。但是跟英挺的哲野站在一起，她看上去老得多。

她对我很好，很亲切，一幅爱屋及乌的样子。到了家，哲野问我：你觉得叶阿姨怎么样？我说：你们都计划结婚了，我当然说好了。我睁眼至凌晨才睡着。回到学校我就病了。发烧，撑着不肯落课，只觉头重脚轻，终于栽倒在教室。醒来我躺在医院里，在挂吊瓶。哲野坐在旁边看书。

我疲倦地笑：我这是在哪？哲野紧张地来摸我的头：总算醒了，病毒性感冒转肺炎。你这孩子，总是不小心。我笑：要生病，小心有什么办法？

哲野除了上班，就是在医院。每每从昏睡中醒来，就立即搜寻他的人，要马上看见，才能安心。我听见他和叶兰通电话：天天病了，我这几天都没空，等她好了我跟你联系。我凄凉地笑，如果我生病，能让他天天这样守着我，那么我何妨长病不起。住了一星期院才回家。哲野在我房门口摆了张沙发，晚上就躺在上面，我略有动静他就爬起来探视。我想起更小一点的时候，我的小床就放在哲野的房间里，半夜我要上卫生间，就自己摸索着起来，但哲野总是很快就听见了，帮我开灯，说：天天小心啊。一直到我上小学，才自己睡。

叶兰买了大捧鲜花和水果来探望我。我礼貌地谢她。她做的菜很好吃，但我吃不下。我早早地就回房间躺下了。我做梦。梦见哲野和叶兰终于结婚



了，他们都很年轻，叶兰穿着白纱的样子非常美丽，而我这么大的个子充任的居然是花童的角色。哲野愉快地微笑着，却就是不回头看我一眼，我清晰地闻到新娘花束上飘来的百合清香……我猛地坐起，醒了。半晌，又躺回去，绝望地闭上眼。黑暗中我听见哲野走近来，接着床头的小灯开了。他叹息：做什么梦了？哭得这么厉害。我装睡，然而眼泪就像漏水的水龙头，顺着眼角流向耳边。哲野温暖的手指一次又一次地去擦那些泪，泪水却怎么也停不了。

这一病，缠绵了十几天。等痊愈，我和哲野都瘦了一大圈。他说：还是回家来住吧，学校那么多人一个宿舍，空气不好。他天天骑摩托车接送我。脸贴着他的背，心里总是忽喜忽悲的。以后叶兰再也没来过我们家。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才确信，叶兰也和那女老师一样，是“过去时”了。我顺利地毕业，就职。我愉快地、安详地过着，没有旁骛，只有我和哲野。既然我什么也不能说，那么就这样维持现状也是好的。但上天不肯给我这样长久的幸福。哲野在工地上晕倒。医生诊断是肝癌晚期。我痛极攻心，却仍然知道很冷静地问医生：还有多少日子？医生说：一年，或许更长一点。

我把哲野接回家。他并没有卧床，白天我上班，请了一个钟点工看护，中午和晚上，由我自己照顾他。

哲野笑着说：看，都让我拖累了，本来应该是和男朋友出去约会呢。

我也笑：男朋友？那还不是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。每天吃过晚饭，我和哲野出门散步。我挽着他的臂。除掉比过去消瘦，他仍然是高大俊逸的。在外人眼里，这何尝不是一幅天伦图。只有我，在美丽的表象下看得见残酷的真实。我清醒地悲伤着，我清晰地看得见我和哲野最后的日子一天天在飞快地消失。

哲野很平静地照常生活，看书，设计图纸。钟点工说，每天他有大半时间是待在书房的。我越来越喜欢书房，饭后总是泡着两杯茶，和哲野相对而坐，下盘棋，打一局扑克，然后帮哲野整理他的资料。他规定有一沓东西不准我动。我好奇，终于一日趁他不在时偷看。那是厚厚的几大本日记。

“天天长了两颗门牙，下班去接她，摇晃着扑上来要我抱。”

“天天10岁生日，许愿说要哲野叔叔永远年轻。我开怀，小天天，她真是我寂寞生涯的一朵解语花。”

“今天送天天去大学报到，她事事自己抢先，我才惊觉她已经长成一个美丽少女，而我，垂垂老矣。希望她的一生不要像我一样孤苦。”

“邱非告诉我叶兰近况，然而见面并不如想象中令我神驰。她老了很多，虽然年轻时的优雅没变。她没有掩饰对我尚有剩余的好感。”

“天天肺炎。昏睡中不停喊我的名字，醒来却只会对我流眼泪。我震惊。我没想到和叶兰结婚对她的影响这么大。”

“送天天上学回来，觉得背上凉飕飕的，脱下衣服检视，才发现湿了好大一片。唉，这孩子。”

“医生宣布我的生命还剩一年。我无惧，但天天，她是我的一件大事。我死后，如何让她健康快乐地生活，是我首要考虑的问题。”

.....

我捧着日记本，眼泪簌簌地掉下来。原来他是知道的，原来他是知道的。又过几天，那沓本子就不见了。我知道哲野已经处理了。他不想我知道他知道我的心思，但他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。

哲野是第二年的春天走的。临终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本来想把你亲手交到一个好男孩手里，眼看着他帮你戴上戒指才走的，可惜来不及了。



我微笑。他忘了，我的戒指，20岁时他就帮我买了。

书桌抽屉里有他一封信，简短的几句：

天天，我去了，可以想我，但不要时时以我为念。你能安静平和地生活，才是对我最大的安慰。

叔叔

我并没有哭得昏天黑地。半夜醒来，我似乎还能听到他说：天天小心啊。

杂书房整理杂物的时候，我在柜子角落里发现一个满是灰尘的陶罐，很古朴雅致，我拿出来，洗干净，呆了，那上面什么装饰也没有，只有四句颜体：

君生我未生，

我生君已老。

恨不生同时，

日日与君好。

到这时，我的泪，才肆无忌惮地汹涌而下。



我会笑着忘记你

◆黄泽华

安检旁，你俯身，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你说：“蓝妹妹，十八岁的你要学会照顾自己，好好生活。”

倔强如我，假装不在乎地拍掉你放在我肩膀的手反驳：“谁是你妹妹，我不是你妹妹。”

你笑笑，转身留给我一个怅然的背影。

一旁的安歌俯下身轻轻扫着我颤抖的脊背，不知该怎样安慰眼前这个看似坚强得不可一世的女子，只一句：“不要伤心了，微蓝。”

而我依然倔强：“谁伤心了，本姑娘才不会为乔之昂那种人伤心，本姑娘发誓一定会忘记他，笑着忘记他。”

乔之昂，你知道吗？你离开以后，安歌会像当初的你一样守在每个黄昏的路口，只是没了你的C大，让我再找不到奔往的理由。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安歌。

最终，我还是拒绝了安歌。

学着忘记你，剪短长发，不再穿素蓝的棉布长裙，把你送的百合制成标本连着蓝精灵和莫文蔚的CD一并寄回于你，开始静下心来规划自己的人生与未来，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充实，让忙碌驱散对你的思念。

十九岁，或是命运的牵绊，来到了你曾在的C大，我们又一次如此靠

近，凭着那缕缥缈的空气。

可我真的能让你忘记吗？

“他回来了，明天一起去接他的机吧。”安歌的短信，能隐隐的感觉出他的兴奋来。

乔之昂，你真的回来了，我该去直面你吗？我再没有勇气，再没有眼泪去面对你，唯有选择逃避。

可当安歌直接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又如何躲得过去？

“微蓝，你是否还在生着之昂的气？”

“他又不是我的谁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”

“看来，有些事总要跟你说清，下午过来找我吧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”

可安歌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看见约定的你一人化作三个的人影，我第一次的感到你如此的令人生厌。

“这个就是我常常跟你说起的蓝妹妹。”乔之昂向着一旁妙曼的女子，一脸笑容如同腻人的糖。

“谁是你妹妹，我不是你妹妹。”耳光甩在你的脸上，转身，头也不回，留下一脸迷茫的你。

“微蓝！微蓝！”乔之昂，多想身后追过来的人是你，但很可惜，不是。

我不懂我究竟在坚持和赌气着些什么，乔之昂只是像妹妹一样地宠着我，可我却恬不知耻地奢求着他的爱。或许从头至尾他并没错，错的只是我年轻而骄傲的心。

之昂我不恨你了，我们还像当初一样好吗？你还像当初一样轻柔地唤我一声“蓝妹妹”好吗？